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二十四

起旃蒙大荒落二月盡
強圉協洽凡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中

神龍元年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問太后起居

帥讀曰率

考異曰實錄唐

自是每十日一往 甲寅

歷皆云乙亥誤也當是辛亥

復國號曰唐

天授元年武后更
國號曰周今復舊

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

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

幟昌志翻

復以神都為東

都

光宅元年改東都曰神都復扶又翻又如字

北都為并州

天授元年以并州為北都并卑

經翻老君為玄元皇帝

高宗乾封元年上老子尊號曰玄元皇帝武后革命改曰老君

乙卯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貶高要尉

高要縣帶端州至京

師四千九百三十五里東都四十七百里

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

流高州

舊志高州京師南六千二百六十里至東都五千五百二十里

司禮卿崔神

慶流欽州

舊志欽州至京師五千二百五十一里

楊再思為戶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

尚辰羊翻守手又翻

太后之遷上陽

宮也

見上卷是年正月

太僕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獨鳴

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

禍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乍此辭違悲不

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

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為亳州刺

史

此姚元之所以為多智也舊志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里至東都八百九十八里

甲子立

妃韋氏為皇后赦天下追贈后父玄貞為上洛王母崔氏為妃左拾遺賈虛已上疏以為異姓不王古今通制

上時掌翻
疏所去翻

今中興之始萬姓喁喁

喁魚容翻

以觀陛下之政

而先王后族

王于況翻

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

后父太原王

高宗贈武后父士驍太原郡王朝直遙翻

殷鑒不遠須防其漸

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讓冲之德矣不

聽初韋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

重直龍翻樂音洛

上

之遷房陵也

遷房陵見二百三卷先宅元年垂拱元年

安樂公主生於道中

上特愛之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

上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

使疏吏翻

后止之曰禍福無

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

天日

復扶又翻
又如字

當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及再為皇后遂

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為易稱

無攸遂在中饋貞吉

易家人卦六二爻辭王弼注曰六二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

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職乎中饋與順而已是以貞吉也朝直遙翻上時掌翻

書稱牝雞之

辰惟家之索

書牧誓之辭辰作展孔安國曰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雖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

則國亡索西各翻

伏見陛下每臨朝

朝直遙翻

皇后必施帷幔坐殿

上

幔莫丰翻

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

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

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為念令皇后

專居中宮治陰教

記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

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治直之翻

勿出外朝干國政

朝直遙翻先

是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

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

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舍彥

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

先悉薦翻復扶又翻數所角翻

下又數同記王制執
左道以亂政者殺

上皆不聽

初武后誅唐宗室有

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之子鬱林侯千里褊躁無才

則躁

翻到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即位立為成王拜左金吾

大將軍武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等皆無人葬埋子

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匿民間為人傭保至

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改葬

柩音舊

追復官爵召其子

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為擇後置之既而宗室子孫相

繼而至皆召見

為于偽翻見賢遍翻

涕泣舞蹈各以親疎襲爵拜

官有差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東之敬

暉曰二凶雖除彦祿猶在

彦祿謂武三思等

去艸不去根終當復

生

去羌呂翻復扶又翻下可復同

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

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

矣朝邑尉武強劉幽求

武強縣漢河間之武隧也晉更名屬武邑郡唐屬冀州朝直遙

翻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

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

左傳鄧三甥勸鄧侯族楚子曰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考異曰

御史臺記曰張東之勒兵於景運門將收諸武誅之彥範以事既竟不欲廣誅遽解其兵東之固爭不果狄梁

公傳曰袁謂張公曰皆有遺言使先收梁王武三思豈可捨諸張公曰但大事畢功此皆机上之物豈有逃乎按舊唐書薛季昶傳敬暉傳唐統紀唐歷狄梁公傳皆云張柬之敬暉不欲誅武三思唯御史臺記以為柬之固爭而彥範不從新唐書彥範傳亦云薛季昶勸誅三思會日暮事遽彥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肉耳留為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按柬之時為宰相首建此謀當是與桓敬等皆不可不應獨由彥範也

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儀之女孫也

儀死

上官儀死見二百一卷高宗麟德元年

沒入掖庭辯慧善屬文

屬之欲翻

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歷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叅決

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

婕妤音接子

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

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東之等皆受制於三

思矣

考異曰舊傳云誅易之明日三思因韋后之助
潛入宮中內行相事反易國政居數日五王皆失

柄受制於三思矣事

似傷速今微加刪改

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

雙陸者投
瓊以行十

二碁各行六碁
故謂之雙陸

而自居旁為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

是武氏之執復振張東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

為于

偽翻復扶又翻又如
字數所角翻下同

東之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

夷略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安

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東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嘗為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

張知兩翻

今反如此事執已去知復奈何

復扶人翻

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諫曰

清河漢縣後漢和帝改曰

甘陵晉復舊名唐帶貝州

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

上陽宮在洛陽宮

城之西故曰西宮

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

陛下柰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

白龍魚伏見困豫且子余翻

上

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丙寅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為司空

同中書門下三品左散騎常侍譙王重福上之庶子

也

散悉宜翻騎奇寄
翻重直龍翻下同

其妃張易之之甥韋后惡之

惡烏
路翻

譖於上曰重潤之死重福為之也

重潤死見上
卷長安元年

由是貶

濮州負外刺史又改均州刺史

舊志濮州京師東北一
千五百七十里至東都

七百三十五里均州京師東南九
百三十里至東都九百一十七里

常令州司防守之

丁卯以右散騎常侍安定王武攸暨為司徒定王辛

未相王固讓太尉及知政事許之又立為皇太弟相王

固辭而止

相息亮翻

甲戌以國子祭酒始平祝欽明同中

書門下三品黃門侍郎知侍中事韋安石為刑部尚書

罷知政事 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辭新官爵及政事

許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 立皇子義興王重俊為衛

王北海王重茂為溫王仍以重俊為洛州牧

重直龍翻

三

月甲申制文明已來破家子孫皆復舊資廕唯徐敬業

裴炎不在免限

韋武之意也

丁亥制酷吏周興來俊臣等

已死者追奪官爵存者皆流嶺南惡地

按舊書此時酷吏之存者唐奉

一李秦授

曹仁哲

己丑以袁恕己為中書令以安車徵安

平王武攸緒於嵩山

武攸緒隱嵩山見二百五卷萬歲通天元年

既至除太

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制袁氏蟒氏皆復舊姓

袁蟒氏見

二百卷高宗永徽

六年泉工堯翻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

葉靜能舊

音攝後音木葉之葉吳

志孫皓傳有都尉葉雄

皆以妖妄為上所信重

妖於喬翻

夏

四月墨敕以普思為祕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

墨敕出於禁中

不由中書門下

桓彥範崔玄暉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

改彥範曰陛下初即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

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祕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
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為詩
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引論語孔子之言上
時掌翻疏所去翻

若有

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
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修人
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上即位之日

驛召魏元忠於高要

魏元忠貶見上
卷長安三年

丁卯至都拜衛尉

卿同平章事甲戌以魏元忠為兵部尚書韋安石為

吏部尚書李懷遠為右散騎常侍唐休璟為輔國大將

軍

璟俱永翻

崔玄暉檢校益府長史楊再思檢校楊府長史

祝欽明為刑部尚書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元忠等皆以

東宮舊僚褒之也

史言中宗命相非以德授

乙亥以張東之為中

書令 戊寅追贈故邵王重潤為懿德太子 五月壬

午遷周廟七主於西京崇尊廟

周立七廟見二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崇尊廟

見天授二年

制武氏三代諱奏事者皆不得犯 乙酉立太

廟社稷於東都

以張東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

思等十六人皆為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

十死 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為五運迭興

五運謂五

德之運帥讀曰率

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

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

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為社稷計順遐邇心降

其王爵以安内外上不許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

功負外郎崔湜為耳目伺其動靜

湜常職翻伺相吏翻

湜見上親

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為三思用三

思引為中書舍人湜仁師之孫也

崔仁師見一百九十二年卷太宗貞觀元年

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鄭愔諂事二張

南皮縣漢屬勃海郡唐武德初

屬景州貞觀初屬滄州

二張敗貶宣州司土參軍坐賊

先悉薦翻愔於今翻

亡入東都

舊志宣州至東都二千五百一十里

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

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恠之愔曰始見大王而

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

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

五人謂張柬之

敬暉桓彥範崔玄暉袁恕己也

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執

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
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
去羌呂翻而晏然尚自以為泰山之安此悖所以為大
朝露易晞

王寒心也

為于偽翻
下同

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

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為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
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
因為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
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甲午以侍中齊公敬暉為

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為漢陽王南陽公袁恕已為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

博陵公崔玄暉為博陵王

考異曰統紀曰太后善自粉飾雖子孫在側不覺其衰

老及在上陽宮不復櫛類形容羸悴上入見大驚太后泣曰我自房陵迎汝來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賊貪功驚我至此上悲泣不自勝伏地拜謝死罪由是三思等得入其謀按中宗頑鄙不仁太后雖毀容涕泣未必能感動移其意其所以疎忌五王自用韋后三思之言耳今不取五王尊卑先後不定實錄誅張易之時以張柬之為首賜鐵券以崔玄暉為首封王及謫為司馬長流皆以敬暉為首舊傳及開元復官詔並以桓彥範為首按長安四年六月玄暉為鸞臺侍郎平章事十月張柬之自秋官侍郎同平章事十一月守鳳閣侍郎誅易之

時唯此二人為相神龍元年正月袁恕己自司刑少卿
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庚戌張柬之為夏官尚書玄暉
守內史敬暉桓彥範並為納言三月恕己守中書令四
月柬之為中書令敬暉為侍中五王遷轉先後如此疑
實錄但以誅易之時柬之首謀故以柬之為首暉與彥
範同為侍中疑侍中在中書令上故削諸武表及罷政
事皆以暉為首賜鐵券時玄暉已加特進暉等罷政方
加特進而玄暉如舊疑特進雖散階而品秩最高故以
玄暉為首彥範與暉同為侍中而彥範被禍最酷疑開
元詔及史官特以為首未必以當時位次也天后中宗
時侍中疑在中書令上

罷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

朝直

仍

賜彥範姓韋氏與皇后同籍尋又以玄暉檢校益州長

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

益州京師西南二千三百七十九里至東都三千一

百一十六里梁州至京師一千二
百二十三里東都二十七十八里
三思令百官復修則

天之政

復扶又翻
下溫復翻

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

之大權盡歸三思矣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為

表衆莫肯為中書舍人岑羲為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

偃師畢構次當讀表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羲改祕書

少監出構為潤州刺史

潤州京師東南二千八百二十
一里至東都一千七百九十七

里易州刺史趙履溫桓彥範之妻兄也彥範之誅二張

稱履溫預其謀召為司農少卿履溫以二婢遺彥範

遺于

翻李及彥範罷政事履溫復奪其婢上嘉宋璟忠直屢遷

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屬之璟正色拒之曰今

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疾就第何得尚干朝政朝直

獨不見產祿之事乎以韋安石兼檢校中書令魏元

忠兼檢校侍中又以李湛為右散騎常侍趙承恩為光

祿卿楊元琰為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弃

官為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

去胡頭豈不妙哉先悉薦翻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

去羌呂翻

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

衷誠也由衷言出於

誠心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

瞿九遇翻瞿然驚視貌

及暉等

得罪元琰獨免

上官婕妤勸韋后襲則天故事上表

請天下士庶為出母服喪三年

上時掌翻為于偽翻所以感動帝心今其念武

后也又請百姓年二十三為丁五十九免役

唐制二十一為丁六十為

老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

癸卯制降諸武梁

王三思為德靜王定王攸暨為樂壽王

皆降封縣王也德靜縣屬夏州

樂壽縣屬深州

河內王懿宗等十二王皆降為公以厭人心

樂音

洛厥於
協翻

甲辰以唐休璟為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如故

璟俱永翻

豆盧欽望為右僕射六月壬子以左驍衛大

將軍裴思說充靈武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驍堅堯翻說讀曰悅厥九

勿翻癸亥命右僕射豆盧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

可共平章先是僕射為二宰相

先悉薦翻

其後多兼中書門

下之職午前決朝政

朝直退翻

午後決省事

省事尚書省事也

至是

欽望專為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

者不復為宰相矣

復扶又翻

又以韋安石為中書令魏元忠為

侍中楊再思為檢校中書令 丁卯祔孝敬皇帝於太

廟號義宗

故太子弘謚孝敬皇帝兄也

戊辰洛水溢流二千餘家

秋七月辛巳以太子賓客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

西京留守如故

守式又翻

特進漢陽王張柬之表請歸襄

州養疾乙未以柬之為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給全俸

唐制

特進正二品郡王從一品從品高給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一千二百上州刺史從三品月俸五

千二百雜用九百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八月戊申以水災求

直言右衛騎曹參軍西河宋務光上疏

唐諸衛府有倉兵騎曹四曹參

軍騎曹參軍掌外府雜畜簿帳牧養凡府馬承直以遠
近分七番月一易之以教出宮城者給馬西河縣屬汾
州騎奇寄翻上時
掌翻疏所去翻
以為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

外朝之政者

朝直遙翻

宜杜絕其萌今霖雨不止乃閉坊門

以禳之至使里巷謂坊門為宰相言朝廷使之變理陰

陽也

宋白曰唐制久雨則閉坊市北門以祈晴

又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而

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厚以祿賜

又鄭普思葉靜能以小技竊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

不省

技渠綺翻朝直遙翻省悉景翻

壬戌追立妃趙氏為恭皇后

趙妃

死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二年
考異曰舊本紀云甲子今從實錄

孝敬皇帝妃裴氏為

哀皇后

九月壬午上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以

高宗配

初上在房陵州司制約甚急刺史河東張知

謩靈昌崔敬嗣

河東舊蒲坂也屬河東郡隋廢郡改蒲坂為河東縣唐因之帶蒲州隋分酸棗

縣置靈昌縣因河津以為名唐屬滑州

獨待遇以禮供給豐贍

贍而艷翻

上德之擢知謩自貝州刺史為左衛將軍賜爵范陽公

敬嗣已卒求得其子汪嗜酒不堪釐職除五品散官

唐六

典隋煬帝置朝請大夫為正五品散官隋文帝置朝散大夫為正四品散官煬帝改從五品下

改葬

上洛王韋玄貞其儀皆如太原王故事

武士義封太原王

癸

巳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罷為禮部尚書

以其從父安石為中書令故也

從才用翻

以左衛將軍上

邽紀處納蕪檢校太府卿處訥娶武三思之妻姊故也

處昌

冬十月命唐休璟留守京師

守從又翻

癸亥上幸

呂翻

龍門乙丑獵於新安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辛未以魏元忠

為中書令楊再思為侍中十一月戊寅羣臣上皇帝

尊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

上時掌翻

壬午上與后

謁謝太廟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實封皆滿萬戶

相息

亮翻

己丑上御洛城南樓

洛陽皇城之西南曰洛城門門內即洛城殿

觀發

寒胡戲

發寒胡戲即乞寒胡戲本出於胡中西域康國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發為樂武后末年始

以季冬為之

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以為謀時寒若

清源縣屬并州隋於

古梗陽城置以水為名書洪範曰謀時寒若注云君能謀則時寒順之若順也上時掌翻疏所去翻

何必

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

裸即果翻索山客翻

疏奏不納

士

寅則天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

去羌呂翻

稱則

天大聖皇后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皆赦

之武后之立也王皇后蕭淑妃幽廢不得良死褚遂良韓瑗以諫死柳奭以王后親屬死其親屬皆流竄

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

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

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知其不敢復論武氏事也

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見羣臣

見賢遍翻六典東都皇宮南面

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光政光政之北曰明福明福之西曰崇賢門其內曰集賢殿集賢之東曰億歲

殿入東曰同明殿

太后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以

為乾陵立宮以石為門鐵錮其縫

縫扶用翻

今啟其門必須

鑄鑿神明之道體尚幽玄動衆加功恐多驚黷況合葬
非古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望
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為陵若神道有知幽塗自當通
會若其無知合之何益不從是歲戶部奏天下戶六
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畸

二年春正月戊戌以吏部尚書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
中書侍郎于惟讓同平章事閏月丙午制太平長寧

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並開府置官屬

自長寧以下皆

皇女也
樂音洛

武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已尚在京師忌

之乙卯出為滑洺豫三州刺史

舊志滑州去京師一千四百四十里東都五百

三十里洛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八十五里至東都八百五十七里豫州去京師一千五百四十里至東都六百七十里 考異曰實錄新記新舊列傳皆不見崔玄暉及暉等出為刺史年月惟舊紀及統紀唐厯有此三人蓋玄暉先已出矣但不知何時然暉等貶為司馬時乃刺朗毫郢均四州蓋於後又經遷徙矣唐厯統紀以

為在王同皎誅後今從之

賜閬鄉僧萬回號法雲公

萬同姓張氏初母祈於觀

音像而妊同生而愚八九歲乃能語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其兄戌後於安西音問隔絕父母遣其問訊一日朝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父母異之弘農去安西萬里以其萬里而同因號萬回武后賜之錦袍金帶

甲戌以突騎施酋長烏質勒為懷德郡王

騎奇寄翻首長上慈由翻

下知兩翻

二月乙未以刑部尚書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

品仍與皇后叙宗族 丙申僧慧範等九人並加五品

階賜爵郡縣公道士史崇恩等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

同正

唐會要曰永徽五年蔣孝璋除尚藥奉御負外特置仍同正負負外官自此始也

葉靜能

加金紫光祿大夫 選左右臺及內外五品以上官二

十人為十道巡察使

使疏吏翻

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

年一代考其功臯而進退之易州刺史魏人姜師度禮

部員外郎馬懷素殿中侍御史臨漳源乾曜監察御史

靈昌盧懷慎衛尉少卿滏陽李傑皆預焉

魏縣漢屬魏郡時屬魏州

晉愍帝諱鄴改鄴為臨漳時鄴城已淪覆矣後趙復為

鄴縣東魏分鄴內黃斥丘肥鄉置臨漳縣屬魏郡周隋

唐屬相州滏陽漢武安縣地後

周置滏陽縣屬相州滏音釜

三月甲辰中書令韋

安石罷為戶部尚書戶部尚書蘇瓌為侍中西京留守

守手瓌瓌之父也

瓌它鼎翻

唐休璟致仕

初少府監丞弘

農宋之問及弟兗州司倉之遜

弘農縣帶號州治弘農川唐制倉曹司倉參軍

事掌租調公廨庖厨倉庫市肆

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

於友人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

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於簾下聞之密

遣其子曇及甥校書郎李悛告三思欲以自贖三思使

曇悛及撫州司倉冉祖雍

撫州漢南昌南城縣地吳孫亮分置臨州郡隋平陳置撫

州曇徒舍翻悛丑緣翻

上書告同皎與洛陽人張仲之祖延慶武

當丞壽春周憬等

壽春縣漢屬淮南郡晉避鄭太后諱改曰壽陽隋復曰壽春縣帶壽州憬

俱永翻

潛結壯士謀殺三思因勒兵詣闕廢皇后上命御

史大夫李承嘉監察御史姚紹之按其事又命楊再思

李嶠韋巨源參驗仲之言三思臯狀事連宮壺

壺苦本翻

再

思巨源陽寐不聽嶠與紹之命反接送獄仲之還顧言

不已紹之命搥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

搥則瓜翻折而設翻呼火故翻

吾已負汝死當訟汝於天庚戌同皎等皆坐斬

考異曰御史

臺記曰同皎與張仲之等謀誅三思為宋談所發御史大夫李承嘉御史姚紹之按問事連椒宮內敕宰相問對諸宰相假寐無所聞獨嶠與承嘉竊議同皎仲之等遇族又曰張仲之等謀誅武三思宋之遜子曇知其謀將發之未果會冉祖雍李恠於路白之雍恠以聞又曰張仲之宋之遜祖延慶謀於衣袖中發銅弩射三思伺其便未果之遜子曇密發之敕李承嘉與紹之按於新開門內初紹之將直其事未定敕宰相對問諸相畏三思

但僂佯不聞仲之延慶言諸相中有附會三思者屢與承嘉耳言復說誘結之事乃變遂密置人力十餘命引仲之對問至則塞口反接送繫所結之還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結之命搃之而臂折仲之大呼天者六七謂結之反賊我臂且折矣已輸你當訴爾於天曹乃自誣反而遇族朝野僉載曰初之遜詔附張易之兄弟出為兗州司倉遂亡歸王同皎匿之於小房皎慷慨之士也忿逆韋與武三思亂國與一二所親論之每至切齒之遜於簾下竊聽之遣姪曇上書告之以希逆韋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誅同皎之黨竇錄同皎與周憬等潛謀誅三思乃招集將士期以則天靈駕發引因劫殺三思李俊等知而告三思三思因言同皎等謀反竟坐斬唐歷統紀亦與竇錄略同而云仲之誤泄於友人宋之問之間偽應之祖雍之遜亦預其謀既而背之李俊之問甥也命以告三思因言同皎謀反舊傳云之問左還瀧州參軍未幾逃還匿於張

仲之家仲之與同皎等謀殺武三思之間今兄子發其事以自贖及同皎等獲罪起之間為鴻臚主簿按三思得幸於中宗韋后權傾天下同皎等若擅殺之豈得晏然無事苟無脅君之志豈得輕為此謀又云袖中發銅弩此則殆同兒戲蓋念疾三思或與仲之慄等有欲殺之言而之遜等以告三思三思因教墨等誣告同皎云謀於靈駕發引日劫殺三思

因廢皇后謀反耳今從僉載

籍沒其家周憬亡入比干

廟中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

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

梟堅堯翻

剄古頂翻

之間之遜曇俊祖雍並除京官

京官謂在京職官也亦謂之京司官

加朝散大夫

朝直遜翻散悉亶翻

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

等不已復左遷暉為朗州刺史崔玄暉為均州刺史桓

彥範為亳州刺史袁恕已為郢州刺史

郢州漢安陸縣地江左置竟陵

郡西魏置溫州後周置郢州復扶又翻

與暉等同立功者皆以為黨與坐

貶大置貲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

遷七品以上貲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還為

相

魏元忠先貶高要尉高要縣帶端州相息亮翻

不復彊諫

復扶又翻

惟與時俯仰

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

酸棗縣漢晉屬陳留郡後齊廢隋開皇六年復置屬鄭州

唐屬滑州致書元忠以為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

引書咸有一德

之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

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

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使遊走權門借執納賂三失也

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進賢才皆以貨取

執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為長亂之階六失也

長知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負外

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禁

交通請謁九失也

九失指言上官婕妤奸賀妻尚宮之類朝直還翻

左道之人熒

惑主聽盜竊祿位十失也

十失指言葉靜能鄭普思之類

凡此十失君

侯不正誰與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夏四月改

贈后父韋元貞為鄴王后四弟皆贈郡王

四弟洵浩洄洸也

己丑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遠致仕處

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潜通宮掖必為逆亂

處昌呂翻

上

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

璟俱永翻

上益怒不

及整巾屣履出側門

側門非正出之門程大昌曰唐大明宮朝堂外左右金吾仗之側有

曰側門者以其在端門旁側也以長安大明宮之側門推之則洛陽宮之側門從可知也履所從翻履不躡跟

也 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趨斬之

趨與趣同 尺玉翻

璟

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

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

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

少詩 詔翻

左御史大夫蘇珣

珣式 亮翻

給事中徐堅大理卿長安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

戮有違時令上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

州都督周仁軌斬之

考異曰朝野僉載曰周仁軌過秋分一日平曉斬之有敕捨之而

不及統紀月將死附此年末唐紀在二月舊傳唐歷皆在五王死後按此年七月殺敬暉等若在後徐堅表不

得云朱夏在辰思貞不得云發
生之日也今約其書附於此月

御史大夫李承嘉附

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

朝直
還翻

思貞曰公附會奸臣將圖

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史

舊志

青州京師東北二千五百二
十里至東都一千五百七里

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

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

折之
舌翻

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

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

何而至也

武三思惡宋璟

惡鳥
路翻

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舊志貝州京師東北一千七百八
十二里至東都九百九十三里

五月庚申葬則天

大聖皇后於乾陵 武三思使鄭愔告朗州刺史敬暉

亳州刺史韋彥範

桓彥範時賜姓韋因而稱之愔於今翻毫旁各翻

襄州刺史

張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已均州刺史崔玄暉與王同皎

通謀六月戊寅貶暉崖州司馬彥範瀧州司馬柬之新

州司馬恕已賓州司馬玄暉白州司馬

瀧所江翻白州漢合浦縣地武

德初置南州仍分合浦置博白縣六年改曰白州考

異曰唐厯統紀皆於王同皎誅後即云三思今宣州司

功鄭愔誣柬之等與王同皎謀反又貶玄暉等四人為

僻遠州刺史按愔若於時已告云謀反則豈應猶得刺

史又云告柬之等而柬之

豈得獨不貶今從實錄 並貶外置仍長任削其勲封

復彥範姓桓氏

初韋玄貞流欽州而卒

流欽州見二百三卷武后

光宅元年辛子恤翻

蠻酋寧承基兄弟逼取其女

酋慈由翻

妻崔氏不

與承基等殺之及其四男洵浩洞泚

洵音荀泚且禮翻

上命廣

州都督周仁軌使將兵二萬討之

將即亮翻

承基等亡入海

仁軌追斬之以其首祭崔氏墓殺掠其部衆殆盡上喜

加仁軌鎮國大將軍

唐武散官無鎮國大將軍蓋中宗創置以寵仁軌也

充五府

大使

五府廣桂邕容瓊五都督府也使疏吏翻

賜爵汝南郡公韋后隔簾拜

仁軌以父事之及韋后敗仁軌以黨與誅

考異曰朝野僉載曰韋

氏遭則天廢廬陵之後后父韋元貞與妻女等並流嶺南被首領竄氏大族逼奪其女不伏遂殺貞夫妻七娘等並奪去及孝和即位皇后當途廣州都督周仁軌將兵誅竄氏走入南海軌追之殺掠並盡韋后隔簾拜以父事之用為并州長史後阿韋作逆軌以黨與誅今從實錄參取諸書

秋七月戊申立

衛王重俊為太子

重直龍翻

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

弟所為多不法左庶子姚珽屢諫不聽

為太子不終張本珽作誰翻

珽璿之弟也

姚璿相武后璿殊玉翻

丙寅以李嶠為中書令

上將還西京辛未左散騎常侍李懷遠同中書門下三

品充東都留守

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守式又翻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

后穢行牘於天津橋

行下孟翻

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

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暉使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

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諧之於內

安樂公主下嫁三思子崇訓故得使之諧五王樂

音洛侍御史鄭愔言之於外上命法司結竟

結竟者結其罪竟其獄也

或曰竟盡也盡其命也惜於今翻

大理丞三原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

推鞠不可遽就誅夷

朝直遙翻

大理丞裴談奏稱暉等宜據

制書處斬籍沒不應更加推鞠

處昌呂翻

上以暉等嘗賜鐵

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

考異曰實錄初云嘉州後云崖州新本紀作

嘉州舊傳作崖州今從統紀新傳

彥範於瀼州東之於瀧州

武德四年平蕭銑分

隋永熙郡之瀧水縣置瀧州瀧所江翻瀼州隋將劉方始開此路貞觀十二年尋劉方故道行達交趾開拓夷

獠置瀼州州在鬱林西南交趾之東北有瀼水以為州名

恕已於環州

貞觀十二年李弘節開拓

生蠻置環州取環王國為名屬嶺南道

玄暉於古州

古州亦李弘節開夷獠置

子弟年

十六以上皆流嶺外擢承嘉為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

武郡公談為刑部尚書出李朝隱為聞喜令三思又諷

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

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為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

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利用先為五王所

惡貶嘉州司馬乃以利用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外比

至東之玄緯已死遇彥範於貴州

說輸芮翻使疏吏翻
急烏路翻此至翻

貴州漢廣鬱縣地古西甌駱越所居後漢谷永為鬱林

太守降烏潯人十餘萬開置七縣即此處也地在廣州

西南安南府之北邕管所管郡縣是也隋分鬱林置

鬱平縣屬南定州武德曰南尹州貞觀八年曰貴州令

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

槎鉏
加翻

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

暉曷而殺之恕已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

本草

鈎吻一名野葛陶弘景曰言其入口鈎人喉吻覈事而言乃是兩物未詳云何嶺表錄異曰野葛毒草也俗呼為胡蔓草誤食之則用羊血解之陳藏器曰人食其葉飲冷水即死冷水發其毒也彼人以野葛飼人勿與冷水至肥大以冷水飲之至死懸尸於樹汁滴地生菌子收之名菌藥烈於野葛盡數升不死不

勝毒憤培地

勝音升培薄炭翻

爪甲殆盡仍捶殺之

捶止藥翻

利用

還擢拜御史中丞薛季昶累貶儋州司馬飲藥死

儋都甘翻

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

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

則為惡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大

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東皆為三思羽翼

臚陵如翻

御史

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九月戊午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遠薨

初李嶠為吏部侍郎欲樹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負外

官廣引貴執親識既而為相銓衡失序府庫減耗

相息亮翻

乃更表言濫官之弊且請遜位上慰諭不許 冬十月

己卯車駕發東都以前檢校并州長史張仁愿檢校左

屯衛大將軍兼洛州長史戊戌車駕至西京十一月乙

巳赦天下 丙辰以蒲州刺史竇從一為雍州刺史

雍州

用翻從一德玄之子也 竇德玄見二百一初名懷貞避皇

后父諱更名從一 更工衡翻多諂附權貴太平公主與僧寺

爭碾磴 碾魚蹇翻磴五對翻激水為之不勞人功而自運 雍州司戶李元紘判

歸僧寺 唐制戶曹司戶參軍事掌戶籍計帳道路過所調符雜徭逋員良賤芻蕘逆旅婚姻田訟旌別

孝悌從一大懼亟命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

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元紘道廣之子也 李道廣見二百五卷

武后萬歲
通天元年

初祕書監鄭普思納其女於後宮監察御

史靈昌崔日用劾奏之上不聽

監古銜翻劾戶
榮翻又戶得翻

普思聚

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
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得幸於皇后上敕瓌勿治及
車駕還西京瓌廷爭之

守式又翻瓌古回翻
治直之翻爭讀曰諍

上抑瓌而

佑普思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
瓌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
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為申理臣聞

王者不死殆謂是乎臣願先賜死不能北面事普思魏

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戊

午流普思於儋州

儋都甘翻

餘黨皆伏誅

十二月己卯突

厥默啜寇鳴沙

靈州有鳴沙府武德二年以鳴沙縣屬會州貞觀六年州廢更置環州以大河

環曲為名九年州廢以縣還屬靈州是年為默啜所寇移治故豐安城宋白曰鳴沙本漢富平縣地後周於此置會州尋立鳴沙鎮隋立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名此地人馬行沙有聲異於餘沙故曰鳴沙靈武軍

大揔管沙吒忠義與戰軍敗死者六千餘人

吒初交翻

丁巳

突厥進寇原會等州

武德二年以平涼郡會寧鎮置西會州貞觀八年更名會州

掠

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免忠義官 安西大都護郭元

振詣突騎施烏質勒牙帳議軍事騎寄天大風雪元振

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語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

老不勝寒勝音會罷而卒卒子其子娑葛勒兵將攻元

振娑素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使疏吏翻解勸元振

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誠心待人何所疑悞且深在寇庭

逃將安適安臥不動明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義待元

振如初戊戌以娑葛襲盟鹿州都督懷德王高宗顯慶

元年以突

駙施索葛莫賀部置盟
鹿州都督府盟烏汶湖

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

獄執傾朝野

朝直
選翻

或自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

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為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考異曰統紀云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而立已為皇
太女帝以問魏元忠元忠曰皇太子國之儲君生人之
本今既無罪豈得輒有動搖欲以公主為皇太女駙馬
復若為名號天下必甚怪愕恐非公主自安之道公主
知之乃奏曰元忠山東木強田舍漢豈足與論國家權
宜盛事儀注好惡阿母子尚自為天子況兒是公主作
皇太女有何不可按中宗雖愚豈不知立皇
太女為不可何必待元忠之言今從舊傳

景龍元年

是年九月
方改元

春正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寇邊命內

外官各進平突厥之策右補闕盧備上疏

備方矩翻

以為郤縠說

禮樂敦詩書為晉元帥

左傳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

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帥所類

翻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勲

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元年

是知中

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

左傳曰中權後勁注曰中軍制謀

如沙吒忠義

驍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後主將先逃

鳴沙

之敗亦指言沙吒忠義驍堅堯翻將即亮翻

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

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

乘繩證翻

來

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

易以

當理

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舉以

討之上善之 二月丙戌上遣武攸暨武三思詣乾陵

祈雨既而雨降上喜制復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

帝既

復辟改武氏崇恩廟為崇恩廟太后崩廢崇恩廟昊陵

順陵見二百四卷

天授二年 考異曰舊本紀正月己

巳

遣武攸暨武三思往乾陵祈雨於則天皇后新本紀

甲午褒德榮先陵置令丞按長曆正月庚子朔無己巳

二月庚午朔無

甲午今從實錄 因名鄧王廟曰褒德陵曰榮先

去年追封后父

韋玄貞 又詔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孚

為鄧王

曰太廟皆取七品已下子為齋郎今崇恩廟取五品子

未知太廟當如何上命太廟亦準崇恩廟孚曰以臣準

君猶為僭逆況以君準臣乎上乃止庚寅敕改諸州中

興寺觀為龍興

唐會要神龍元年勅天下諸州各置大唐中興寺觀觀古玩翻

自今奏

事不得言中興

示襲武氏後不改其政也

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為

天地日月等字

改制字見二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

皆則天能事賊臣敬

暉等輕紊前規今削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

又神龍元年制書一事以上並依貞觀故事宣可近捨

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

史言中宗無是非之心

三月庚

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薰熱入貢

吐從臘入聲

夏四月辛巳

以上所養雍王守禮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

雍於用翻妻七

細翻五月戊戌以左屯衛大將軍張仁愿為朔方道大

摠管以備突厥上以歲旱穀貴召大府卿紀處訥謀之

明日武三思使知太史事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

微宮

姓譜迦葉天竺姓迦居伽翻晉天文志攝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伺機祥三思特使志忠傳

會以獻諛耳

至帝座

太微宮中有太帝之座

主大臣宴見納忠於天子

上以為然

史言帝愚暗為下所罔見賢遍翻

敕稱處訥忠誠徹於玄象

賜衣一襲帛六十段

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姚雋

道討擊使監察御史晉昌唐九徵擊姚州叛蠻破之

晉昌

漢敦煌郡冥安縣地河西張氏置晉昌郡隋置瓜州改冥安為常樂縣武德四年復改常樂為晉昌縣焉音髓

使疏吏翻監古街翻

斬獲三千餘人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

生惡之

重俊後宮所生史失其姓氏惡烏路翻

特進德靜王武三思尤忌

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樂公

主與駙馬左衛將軍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為奴

婕妤

音接予
樂音洛

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已為皇太

女太子積不能平秋七月辛丑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

李多祚將軍李思冲李承況獨孤禕沙吒忠義等

禕吁
章翻

叱初
切翻

矯制發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

騎奇
寄翻

殺三思崇訓

于其第并親黨十餘人又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
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引兵

自肅章門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

索山客翻下同
考異曰舊紀

作庚子今從實錄實錄云斬關而入索韋氏所在舊重
俊傳亦云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所在今從舊后妃傳

婕妤大言曰觀其意欲先索婉兒

婉兒上官
婕妤名也

次索皇后

次及大家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

樓以避兵鋒使右羽林大將軍劉景仁帥飛騎百餘人

屯於樓下以自衛楊再思蘇瓌李嶠與兵部尚書宗楚

客左衛將軍紀處訥擁兵二千餘人屯太極殿前閉門

自守多祚先至玄武樓下欲升樓宿衛拒之多祚與太

子狐疑按兵不戰冀上問之宮闈令石城楊思勗在上

側

唐制宮闈局令從七品下屬內侍省掌侍奉宮闈出入管籥石城縣屬羅州漢合浦縣地劉朂曰宋將檀

道濟於綾羅江口築石城後因置羅州請擊之多祚堦
唐置石城縣歐陽修曰以石城水為名

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為前鋒摠管

將即亮翻下同

思勗挺刃斬

之

也挺援

多祚軍奪氣上據檻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

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

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承況禕之忠義餘衆皆潰成王

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門

閩本太極宮圖太極殿之左曰左延明門右曰右延

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騎走終南

山至鄠西能屬者纔數人

走音奏鄠音戶屬之欲翻

憩於林下為左

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反祭三思崇訓之樞然後梟

之朝堂

樞音舊梟堅堯
翻朝直遙翻

更成王千里姓曰蝮氏同黨皆

伏誅東宮僚屬無敢近太子尸者

更工衛翻蝮芳
福翻近其靳翻

唯永

和縣丞甯嘉勗解衣裹太子首號哭貶興平丞

永和漢
孤謂縣

地後周置臨河縣又臨河郡隋廢郡改縣曰永和唐屬
隰州謂之涉翻興平新書作平興平興漢高興縣地宋
置平興縣帶宋熙郡隋廢郡以平興縣屬端州岐州有
興平畿內也永和縣嘉勗若自外縣丞得畿縣丞則
非貶矣此必貶嶺外之興
平也當從新書號戶高翻

太子兵所經諸門守者皆坐

流韋氏之黨奏請悉誅之上更命法司推斷大理卿宋

城鄭惟忠曰大獄始決人心未安若復有改推則反仄

者衆矣上乃止

守手又翻更工銜翻斷丁亂翻復扶又翻

以楊思勗為銀青

光祿大夫行內常侍

唐內常侍正五品下漢世之中常侍也六典內侍省內侍四人內常

侍六人內侍之職掌在內侍奉出入宮掖宣傳詔令總掖庭宮闈奚官內僕內府五局之官屬內常侍為之貳

癸卯赦天下贈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訓開府儀同

三司魯忠王安樂公主請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訓墓

為陵給事中盧粲駁之以為永泰事出特恩

永泰主死見上卷元

年帝復辟以主禮改葬特恩號墓為陵亦非禮也駁北角翻

今魯王主壻不可為比

上手敕曰安樂與永泰無異同穴之義今古不殊桀又奏陛下以膝下之愛施及其夫

施以豉翻

豈可使上下無辨

君臣一貫哉上乃從之公主怒出桀為陳州刺史

舊志陳州

京師一千五百二十里

襄邑尉襄陽席豫

襄邑縣漢晉屬陳留郡後

東郡七百一十七里

魏屬陽夏郡後齊廢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屬宋州襄陽縣帶襄州

聞安樂公主求為太

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

梅福事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三年

獨何人哉

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豫

耻之逃去八月戊寅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號曰

應天神龍皇帝改玄武門為神武門樓為制勝樓宗楚

客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皇后

帥讀曰率

上並許之 初右臺大夫蘇珣治太子重俊之黨囚有

引相王者珣密為之申理

珣許亮翻治直之翻重直龍翻相息亮翻為于偽翻

上

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日夜謀譖

相王

樂音洛尚辰羊翻

使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相王及太平公

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鞠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

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皇嗣固請於

則天以天下讓陛下

事見二百六卷武后聖歷元年嗣祥吏翻

累日不食此

海內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

事右補闕浚儀吳兢聞祖雍之謀

浚儀古大梁也自漢以來屬陳留郡竹書

紀年梁惠王為大溝以行圃田之水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

上疏以為自文明

以來國之祚胤不絕如綫

上時掌翻疏所去翻綫私箭翻

陛下龍興恩

及九族求之瘴海升之闕庭

事見上神龍元年

况相王同氣至

親六合無貳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

根將由此始夫任以權則雖踈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

輕扶夫音

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

人矣況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

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

受誅謂重俊遠竄謂重福

惟餘一弟朝夕左

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

尺布斗粟見十四卷漢文帝七年

青蠅之

詩良可畏也

青蠅之詩周人刺幽王信讒也實錄載此事於今年八月而兢疏云陛下

考異曰

登極于今四稔則是明年所上也茲至忠所對在今年而實錄因載兢疏耳

相王寬厚恭謹

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

好呼到翻難乃旦翻

初右

僕射中書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

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

唐六典大極宮城南

面三門中曰承天東曰長樂西曰永安

脅以自隨太子死升為亂兵所殺

元忠楊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墮沒耳

上以其有功且為高宗武后所重故釋不問兵部尚書

宗楚客太府卿紀處訥等共證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

夷其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解官爵以散秩還第

散

宣翻丙戌上手敕聽解僕射以特進齊公致仕

考異曰實錄元忠

致仕在九月
今從舊本紀仍朝朔望

朝直
逢朔

九月丁卯以吏部侍郎

蕭至忠為黃門侍郎兵部尚書宗楚客為左衛將軍兼

太府卿紀處訥為太府卿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于惟謙罷為國子祭酒 庚子赦

天下改元

改元
景龍

宗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為御

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

勅戶
又戶得翻

以為侯君集社稷元

勛及其謀反太宗就羣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

見一百九十七卷
太宗貞觀十七年

其後房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為逆

雖復懿親皆從國法

齊王祐見一百九十六卷貞觀十七年房薛見一百九十九卷高宗

永徽四年復扶又翻下一復同

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

祚等謀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污宮但有朋黨飾辭營

救以惑聖聽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忤聖

意者

忤五故翻

正以事關宗社耳上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

貶渠州司馬

渠州漢宕渠縣地後魏置流江縣及流江郡渠置渠州後周又為北宕渠郡隋復置

渠州舊志渠州京師西南二千二百七十里至東都三千一百九十里

宗楚客令給事中

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

嶠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驅使日久朕特矜容制

命已行豈容數改

數所角翻

輕重之權應自朕出卿等頻奏

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懼拜謝監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

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猶加昭憲元忠非勲非戚焉

得獨漏嚴刑甲辰又貶元忠務川尉

務川漢西陽縣地隋開皇末招慰蠻

獠置務川縣屬巴東郡唐置思州監古街翻下同彈徒丹翻重直龍翻焉於虛翻

頃之楚客又

令袁守一奏言

令力丁翻

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

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為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

請加嚴誅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

浩音浮卒
子恤翻

銀青光祿大

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

寺

聖善寺蓋為武后資福取母氏聖善之義唐會要聖善寺在長安城中章善坊神龍二年中宗為武后追

福西明寺在延康坊本隋越國公楊素宅貞觀初賜濮長泰泰死乃立為寺長樂坡作大像

長樂坡在長安城東亦謂之漣坡樂音洛府庫為之虛耗為于偽翻上及韋后皆

重之勢傾內外無敢指目者戊申待御史魏傳弓發其
姦賊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
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
于家宦官左監門大將軍薛簡等有寵於安樂公主監古

街翻樂音洛

縱暴不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

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為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

雍於

用翻誤見訟者無須必曲加承接意以為宦官而然須與鬚同

以楊

再思為中書令韋巨源紀處訥並為侍中

考異曰新表九月辛亥

蘇瓌罷為行吏部尚書按二年瓌請察正員官殿負者
擇員外官代之三年面折祝欽明請皇后亞獻於時更
為侍中表云
今年罷誤也
壬戌改左右羽林千騎為萬騎寄翻

冬十月丁丑命左屯衛將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

擊突厥

左屯衛之下
遠大字

比至虜已退

比必利翻

追擊大破之

習

藝館內教蘇安恒

習藝館本名內文學館選官人有文
學者一人為學士教習宮人武后改

為習藝館又改為翰林內教坊以地在禁中故
也新書曰掌教習宮人書箒象藝恒戶登翻

矜高好

奇

好呼利翻

太子重俊之誅武三思也安恒自言此我之謀

太子敗或告之戊寅伏誅 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是歲上遣使者分道詣江淮贖生

帝以江淮之人采捕魚鼈為傷生分

道遣使以錢物贖之使疏吏翻

中書舍人房子李乂

房子縣漢屬常山郡晉後魏屬趙郡

隋唐屬趙州

上疏諫曰江南鄉人

鄉人猶言鄉民避太宗諱改民曰人上時掌翻疏所

去翻采捕為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於

末利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

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

易以翻

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

少詩

沼翻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關在其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

之徒惟利是視錢刀日至

古有金刀錢布故曰錢刀

網罟年滋施之

一朝營之百倍

施式
政翻

未若迴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

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

謹案卷二百七第四頁後八行以并州之太谷祁
縣置太州刊本祁訛祈據新舊唐書地理志改
第十四頁後四行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
見刊本瓌訛頤據新舊唐書蘇瓌傳改

第二十一頁後七行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刊
本帝訛宗據本書漢紀改

第二十六頁前五行洛州北邙山刊本邙訛邛據
六典及續漢書郡國志改

第三十五頁前八行共平章尚書奏事刊本脫章
字據六典增

卷二百八第一頁後五行至京師四千九百三十
五里東都四千九百里刊本作至京師五千七
百五十里東都五千一百五十里檢舊唐書地
里志此係康州至京師東都里數與端州無涉
今改正

第十四頁前一行掌外府雜畜簿帳牧養刊本外

府訛西河據新書百官志改

第十四頁後五行審九輦翻刊本輦訛輦據廣韻
改

第二十八頁前四行以鳴沙縣屬會州刊本屬訛
置據舊唐書地理志改

第三十八頁前六行彈徒丹翻刊本彈訛彈據正
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鄧肇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二十五

起著雍涖灘盡上章閏
茂七月凡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下

景龍二年春二月庚寅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
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
天下迦葉志忠奏昔神堯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

桃李子見一百八十卷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迦居加翻

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

秦王破陣樂

破陣樂見一百九十二卷太宗貞觀元年

天皇帝未受命天

下歌堂堂

調露初京城民謠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言太常丞李嗣貞曰側者不正撓者不安自隋以

來樂府有堂堂曲再言堂者唐再受命之象鄭樵曰堂堂陳後主所作唐高宗常歌之

則天皇后

未受命天下歌娥媚娘

永徽後民歌娥媚娘曲蓋隋時已有此曲矣娥音武

應天

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

其歌不見於史志忠以上初封英王遂傳會以為受

命之符

順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

永徽末里歌有桑條韋也安時

韋也樂志忠遂傳會以為后妃之德專蠶桑供宗廟事上桑韋歌十二篇

蓋天意以為順天

皇后宜為國母主蠶桑之事謹上桑韋歌十二篇

上時掌翻

下同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惜又引

而申之

惜於今翻

上悅皆受厚賞右補闕趙延禧上言周唐

一統符命同歸故高宗封陛下為周王

顯慶二年帝封周王儀鳳二年

徙封英王

則天時唐同泰獻洛水圖

見二百四卷武后垂拱三年

孔子曰

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當百代

王天下

王于況翻

上悅擢延禧為諫議大夫丁亥蕭至忠

上疏以為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梁肉

上時掌翻疏所去翻

食讀曰飼
祥吏翻

不可以公器為私用今列位已廣冗貲倍之

干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
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忽事則不
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政上雖嘉
其意竟不能用 三月丙辰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築

三受降城於河上

中受降城在黃河北岸南去朔方千
三百餘里安北都護府治焉東受降

城在勝州東北二百里西南去朔方千六百餘里西受
降城在豐州北黃河外八十里東南去朔方千餘里宋
祁曰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關宋
白曰東受降城東北至單于都護府百二十里東南至

朔州四百里西南度河至勝州八里西至中受降城三百里本漢雲中郡地中受降城西北至天德軍二百里南至麟州四百里北至磧口五百里本秦九原郡地在榆林漢更名五原開元十年於此置安北大都護府西受降城東南度河至豐州八十里西南至定遠城七百里東北至磧口三百里降戶江翻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河北有拂雲祠祠在拂雲堆因以名為厥九勿翻突

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

悉衆西擊突騎施

騎奇寄翻

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

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恐勞

人費功終為虜有

璟俱永翻

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仁愿

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功

戍邊歲滿當歸者留以助築城之功

咸陽兵二

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

成以拂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

要

宋白曰東受降城本漢雲中郡地中受降城本秦九原郡地西受降城蓋漢臨河縣舊理處

拓地

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

朝那山注見二百三卷高宗弘道元年

置烽

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鈐衛將軍論弓仁為朔方軍前鋒

遊奕使戍諾真水為邏衛

遊奕使領遊兵以巡奕者也中受降城西二百里至大同

川北行二百四十餘里至步越多山又東北三百餘里至帝割達城又東北至諾真水杜佑曰遊奕於軍中選驍勇詣山川泉井者充日夕邏候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副使子將並久軍行人取善騎射人使疏吏翻

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朔方無復寇掠

復扶又翻

減鎮兵

數萬人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備守之具

壅門即古之懸門也

或曰門外築垣以遮壅城門今之壅城是也壅城之外又有八卦牆萬人敵皆以遮壅城門范祖禹曰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

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

其退而之心也

應女六翻

其後常元楷為朔方軍摠管始築

壅門人是以重仁愿而輕元楷 夏四月癸未置修文

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

善為文者李嶠等為之

武德四年置修文館于門下省九年改曰弘文館五品已上曰

學士六品已上曰直學士又有文學直館皆它官領之武后垂拱後以宰相兼領館事號曰館主神龍元年避孝敬皇帝諱改曰昭文館二年改曰修文館上官昭容勸帝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直學士八人以象八節學士十二人每遊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從

以象十二時

賦詩屬和

從才用翻屬之欲翻和戶卧翻

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

北齊河清

新令有昭容八十一御女之一也唐昭容位亞昭儀於九品之次第二是年冬方以上宮使仔為昭容

優者

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謹之士莫得進矣

音謹

黨

秋七月癸巳以左屯衛大將軍朔方道大總管張

仁愿同中書門下三品 甲午清源尉呂元泰上疏

上時

掌翻疏所去翻下同

以為邊境未寧鎮戍不息士卒困苦轉輸疲

弊而營建佛寺日廣月滋勞人費財無有窮極昔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

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奢靡相高人不堪

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充疆場之費使烽燧永息羣

生富庶則如來慈悲之施

喪息浪翻好呼到翻施式鼓翻

平等之心孰

過於此疏奏不省

省悉景翻

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成

國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

婁氏

唐宮官有六尚職掌如六尚書尚宮二人正五品掌導引中宮總司記司言司簿司閤四司之官賀

婁氏後為臨淄王所誅樂音洛娘好音接子

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

皆依執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

臧獲奴婢也方言曰兩盛之間罵奴

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男而
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

用錢三十萬則別降黑

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為

僧尼其負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

時有負外置之

官有負外同正之官有試官有攝官有檢校官判謂判某官事知謂知某官事也

西京東都各

置兩吏部侍郎為四銓選者歲數萬人

選須綃翻

上官婕妤

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

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

朝直遙翻處昌呂翻橫下孟翻

宰相以下多出

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

長寧公主上女也下嫁楊慎交

以侈麗相

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

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

袤數里

新書曰定言可抗訂之也朝野僉載定昆池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考異曰新傳云四十九里

直抵南山蓋併上田言之今從舊傳

累石象華山

華戶化翻

引水象天津

天津

謂天河也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鄭玄曰天河水氣也精先運轉於天楊泉物理論曰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欲以勝昆明故名定

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

有視日中影中各為一色上好擊毬

好呼列翻

由是風俗相

尚駙馬武崇訓楊慎交洒油以築毬塲慎交恭仁曾孫

也

恭仁楊師道之兄也

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京兆辛

替否上疏諫畧曰臣聞古之建官負不必備士有完行

行下孟翻

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伏惟陛下百

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

錫賜也予

也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腴

之地

賈音古伎渠綺翻

又曰公主陛下之愛女然而用不合於

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為禍何者竭

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

書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又曰若以造寺必為理體

理體猶言治體也避高宗諱以治為理

養人不足經邦則殷周已往

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為不短矣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

見賢通翻

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為輕天子之業雖以

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

給

用漢劉陶語意

况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一

旦風塵再擾霜電荐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禳

飢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

操于高翻省悉景翻

時斜封官皆不由

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

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謫紛然朝隱一無所

顧

朝直進翻

冬十月己酉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

一上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已

家上優制不許平一名甄以字行載德之子也

武氏之盛載德

封穎川郡王

十一月庚申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為可汗

殺唐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遣其弟遮努等帥衆犯塞

騎奇寄翻首慈由翻長知兩翻娑素何翻
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帥讀曰率
初娑葛既代

烏質勒統衆

見上卷神龍二年

父時故將闕吸忠節不服

將即亮翻

吸陟劣翻

考異曰郭元振傳作阿史那闕吸忠節突厥傳止謂之闕吸忠節文館記謂之阿史那忠節元振

疏皆云忠節乃其名也突厥有五吸其一曰胡祿居闕

吸或者忠節官為闕吸歟今從突厥傳今按西突厥

亦姓阿史那氏闕部落之名吸官名也忠節人名也諸

家有書阿史那闕吸忠節者詳書之也或書官以吸其

名或書姓以綴其名者約文也

數相攻擊忠節衆弱不能支金山道行

軍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播仙城

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說之曰

唐置四鎮經略使於安西府數所角

翻朝直達翻下同使疏吏翻下間使同說輸芮翻

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

者以君有部落之衆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

不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

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

擊娑葛

相息亮翻處昌呂翻訥內骨翻吐從微入聲

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

招十姓

獻阿史那彌射之孫元慶之子

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

杜環經行記拔汗那國在怛邏斯南千里東隔山去踈勒二千餘里西去石國千餘里

既不失部

落又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郭虔瓘者歷城

人

歷城縣漢晉屬濟南郡後魏以來帶齊州

時為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間

使賂楚客處訥請如以悌之策

將即亮翻間古覓翻

元振聞其謀

上疏以為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為求十姓四鎮之地

不獲故耳

求十姓四鎮事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為于偽翻下能為同

比者息

兵請和

謂入貢而金城公主下嫁也比毗至翻

非能慕悅中國之禮義也

直以國多內難

謂贊普南征而死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屠滅難乃旦翻

人

畜疫癘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

昵尼質翻

使其國

小安豈能忘取十姓四鎮之地哉今忠節不論國家大

計直欲為吐蕃鄉導

畜許救翻鄉讀曰嚮

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

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者多兼四鎮兵疲敝執未能為忠

節經略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更

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

復扶又翻

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十姓四鎮之地

即謂萬歲通天

元年

今若破娑葛有功請分于闐疎勒不知以何理抑

之又其所部諸蠻及婆羅門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

之亦不知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

之惠蓋豫憂其求請無厭

厭於鹽翻

終為後患故也又彼請

阿史那獻者豈非以獻為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懷十

姓乎按獻父元慶叔父僕羅兄佞子及斛瑟羅懷道等

皆可汗子孫也往者唐及吐蕃徧曾立之以為可汗欲

以招撫十姓

武后垂拱元年冊元慶為可汗見二百三卷冊斛瑟羅按舊書亦在是卷二年佞子

見二百五卷延載元年長安四年冉懷道為可汗
見二百七卷僕羅倭子蓋皆吐蕃所立倭吐猥翻皆不

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

動衆雖復可汗舊種

復扶又翻
種章勇翻

衆心終不親附況獻又

疏遠於其父兄乎若使忠節兵力自能誘脅十姓

誘音酉

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發

其兵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

其片甲匹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

勝音升

南引吐蕃奉倭

子還侵四鎮時拔汗那四旁無彊寇為援虔瓘等恣為

侵掠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倭子為患今北有娑葛急則與之并力內則諸胡堅壁拒守外則突厥伺隙邀遮

同相吏翻

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內外受

敵自陷危亡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安以臣愚揣之實

為非計

揣初委翻

楚客等不從建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

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

處昌呂翻

以將軍牛師獎為安

西副都護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遣

使娑臘獻馬在京師聞其謀馳還報娑葛於是娑葛發

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

出疎勒入寇

騎奇寄翻

元振在疎勒柵于河口不敢出忠節

逆嘉賓於計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禽忠節殺嘉賓

禽呂守素於僻城縛於驛柱而殺之

呂古元翻異曰御史臺記

考

云嘉賓為中丞神龍中起復持節其涼時郭元振都督涼州奏中書令宗楚客受娑葛金兩石請結封可汗楚客憾之既用事時議云委嘉賓與侍御史呂守素按元振元振竊知之乃諷番落害嘉賓于驛中獲函中敕云元振父亡匿不發畏至是為發之仍按其不臣之狀便誅之元振以為偽敕具以聞今從舊傳

上以

安樂公主將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遣使召太子賓客

武攸緒於嵩山

郎將即亮翻
使疏吏翻

攸緒將至上敕禮官於兩

儀殿設別位欲行問道之禮聽以山服葛巾入見不名

不拜

見賢通翻
下辭見同

仗入

自太極殿前喚仗從東西
上問門入立於兩儀殿前

通事舍

人引攸緒就位

引就問
道之位

攸緒趨立辭見班中再拜如常

儀

凡百官自中朝出為外官赴朝辭自外官入朝覲者
引入見其辭見者不與百官序班自為班立謂之辭

見班杜佑曰唐制供奉官左右散騎常侍門下中書侍
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遺補通事舍人在

橫班辭見者各從燕官班在正官之次品式令前官被
召見及赴朝參致仕者在本品見任上以理解官者同

在品
下

上愕然竟不成所擬之禮上屢延之內殿頻煩寵

錫皆謝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初武崇訓

之尚公主也

帝蓋自房陵還始以公主適崇訓

延秀數得侍宴

數所角翻

延

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

見上卷元年

遂以延

秀尚焉已卯成禮假皇后仗

唐六典宮官六尚尚服局有司仗典仗掌仗之官掌

羽儀仗衛之事又按唐制皇后乘重翟厭翟翟車安車四望車金根車而公主乘厭翟車則下皇后一等此時

蓋以重翟及皇后儀衛假之也

分禁兵以盛其儀衛命安國相王障車

相息亮翻

庚辰赦天下

考異曰實錄新舊紀皆云己卯大赦今從景龍文館記成禮之明日以

延秀為太常卿兼右衛將軍辛巳宴羣臣于兩儀殿命

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

稽音啟

癸未牛師獎

與突騎施娑葛戰于火燒城師獎兵敗沒娑葛遂陷安

西

安西都護府時在龜茲

斷四鎮路

斷音短

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

使疏吏翻

上時掌翻

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衆徵元振

入朝

朝直達翻

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討娑

葛娑葛遺元振書

遺于季翻

稱我與唐初無惡但讐闕吸宗

尚書受闕吸金欲枉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繼而

來

宗尚書謂楚客馮中丞謂嘉賓牛都護謂師獎各稱其官也

奴豈得坐而待死

又聞史獻欲來

史獻即阿史那獻約言之

徒擾軍州恐未有寧日乞

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

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間道具奏其狀乞留定西

土不敢歸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

處昌呂翻

間古覓翻復扶又翻

考異曰元載玄宗實錄舊傳皆

云復以元振代以悌元振奏稱西土未寧逗留不敢歸

京師按既代以悌則復留居西邊矣何所逗留今從新傳

赦娑葛罪冊為十四姓可

汗

西突厥先有十姓今併咽嚕葛邏祿莫賀達干都摩支為十四姓

以娑好上官氏

為昭容 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此見諸司不

遵律令格式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臣聞為君者任臣為

臣者奉法萬機叢委不可徧覽豈有修一水竇伐一枯

木皆取斷宸衷

北毗至翻
斷丁亂翻

自今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

文者聽奏取進止自餘各準法處分

處昌呂翻
分扶問翻

其有故

生疑滯致有稽失望令御史糾彈從之 丁巳晦敕中

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守歲設庭燎置酒奏樂

閣內殿也守歲之宴古無之梁庾肩吾除夕詩聊傾栢
葉酒試奠五辛盤蓋江左已有此矣然未至君臣相與
酣適也隋煬帝淫侈每除夜殿前諸院設大山數十盞
沉香木根每一山皆焚沈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

之始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間用沈香二百餘乘
甲煎過二百餘石歐陽修詩隋宮守夜沈香火謂此也
帝之為此亡
隋之續耳
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無

伉儷

酣戶甘翻伉苦浪翻儷力計翻

朕甚憂之今夕歲除為卿成禮從

一但唯唯拜謝

為于偽翻唯于癸翻

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

羅扇自西廊而上

內侍之官唐從四品上掌在內侍奉出入宮掖宣傳之事後魏曰長秋卿

北齊曰中侍中後周曰司內上士隋曰內侍唐因之中官之貴極于此矣若有殊勲懋績則有拜大將軍者仍

莫內侍之官上時掌翻

扇後有人衣禮衣花釵

唐制命婦之服有翟衣內命婦受冊

從蠶朝會外命婦嫁及受冊從蠶大朝會之服也青質繡翟編次於衣及裳重為九等一品翟九等花釵九樹

二品翟八等花釵八樹三品至五品皆降殺以一禮衣者內命婦常參外命婦朝參辭見禮會之服也制同翟衣加雙佩小綬去鳥加履人衣於既翻令與從一對坐上命從一誦却扇

詩數首

唐人成昏之夕有催粧詩却扇詩李商隱代董秀才却扇詩云莫將畫扇出帷來遮掩春山滯

上才若道團圓是明月此中須放桂花開

扇却去花易服而出

去羌呂翻

徐視之

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呂

國夫人嫁為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奢從一母謁

見及進表狀自稱翊聖皇后阿奢時人謂之國奢

阿鳥葛翻

奢正奢翻見賢遍翻

從一欣然有自負之色

三年春正月丁卯制廣東都聖善寺

按西京已有聖善寺東都亦有聖善

寺皆帝所建為武后追福

居民失業者數十家

長寧安樂諸公主

多縱僮奴掠百姓子女為奴婢侍御史袁從之收繫獄

治之

樂音洛治直之翻

公主訴于上上手制釋之從之奏稱陞

下縱奴掠良人何以理天下上竟釋之 二月己丑上

幸玄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

以麻絙巨竹分朋而挽水謂之拔河以定勝負

考異曰唐紀云觀宮女大酺今從實錄

又命宮女為市肆公卿為商旅與

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為樂

褻息列翻樂音

洛

丙申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

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

謂受關隘忠節賂以致娑葛畔換也 考異曰景龍文館

記曰監察御史崔琬具衣冠對仗彈大學士兵部尚書
郭國公宗楚客及侍中紀處訥時楚客在列奏言臣以
庸妄叨居樞密中外朋結謀臣臣先奏聞計垂天鑒上
領之謂琬曰楚客事朕知且去侍仗下來至仗下後琬
方讀奏敕令於西省對問中書門下奏無狀有進止即
令復位初娑葛父子與阿史那忠節代為仇讐娑葛頻
乞國家為除忠節安西都護郭元振表請如其奏宗楚
客固執言忠節竭誠於國作扞玉關若許娑葛除之恐
非威疆拯弱之義上由是不許無何娑葛擅殺御史中
丞馮嘉賓殿中侍御史呂守素破滅忠節侵擾四鎮時
碎葉鎮守使中郎周以悌率鎮兵數百人大破之奪其
所侵忠節及于闐部衆數萬口奏到大悅拜以悌左

屯衛將軍仍以元振四鎮經略使授之敕書簿責元振宗議發勁卒今以悌同郭虔瓘北討仍邀吐蕃及西域諸部計會同擊婆葛右臺御史解琬議稱不可後竟與之和婆葛聞前事大怨乃付元振狀稱宗先取忠節金上以問之宗具以前事奏時太平安樂二公主以親貴權寵各立黨與陰相傾奪爰自要官宰臣皆分為兩時太平尤與宗不善故諷琬以彈之外傳取婆葛金非也今從實錄記

故事大臣被彈

被皮義翻

俯僂趨出

僂首為俯僂背為僂僂力主翻

立於朝堂待罪

朝直遙翻

至是楚

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

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士

寅以韋巨源為左僕射楊再思為右僕射並同中書門

下三品 上數與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為樂

數所角翻伎集

綺翻樂音洛

工部尚書張錫舞談容娘將作大匠宗

晉卿舞渾脫

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龍帽人多効之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為舞

左衛

將軍張洽舞黃麋

如意初里歌曰黃麋黃麋草裏藏彎弓射爾傷亦演以為舞

左金

吾將軍杜元談誦婆羅門呪

今所謂天竺神呪也

中書舍人盧藏

用效道士上章國子司業河東郭山惲獨曰臣無所解

上時掌翻惲於粉

翻解戶買翻曉也

請歌古詩上許之山惲乃歌鹿鳴蟋

蟀鹿鳴宴群臣嘉賓蟋蟀取好樂無荒之義然山惲明欲以所業自見以附於儒學而已非能納君於善

日上賜山憚敕嘉美其意賜時服一襲上又嘗宴侍臣

使各為迴波辭

時內宴酒酣侍臣率起為迴波舞故使為迴波辭

衆皆為諂語

或自求榮祿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持酒卮微臣

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

左傳曰臣侍君宴不過三爵過三爵非禮也

諠譁

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 三月戊午

以宗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太府卿韋嗣立為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考異曰新表云嗣立守兵部尚書今從實錄中

書侍郎崔湜趙彥昭並同平章事崔湜通於上官昭容

故昭容引以為相

提常職翻相息亮翻

彥昭張掖人也

張掖故匈奴渾邪王

地漢武帝開置張掖郡及縣得縣應邵曰張國臂掖故曰張掖縣得郡所治匈奴王號也晉改縣得為永平後魏置張掖軍隋開皇十七年改永平為酒泉大業初改為張掖縣其地自西魏以來為甘州治所取州甘峻山為名縣

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

相御史及負外官也韋嗣立上疏以為比者造寺極多

北毗至翻

務取崇麗大則用錢百數十萬小則三五萬無慮

所費千萬以上人力勞弊怨嗟盈路佛之為教要在降

伏身心

降戶江翻

豈彫畫土木相誇壯麗萬一水旱為災戎

狄構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又食封之家其數甚衆

昨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絹兩匹凡百二十餘

萬匹

唐初之制一丁歲輸絹二匹

臣頃在太府每歲庸絹多不過百

萬少則六七十萬匹

少詩沼翻下同

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夫有

佐命之勲始可分茅胙土國初功臣食封者不過三二

十家今以恩澤食封者乃踰百數國家租賦太半私門

私門有餘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

謂為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僮僕依執陵轢州縣多索

裏頭

轉郎狄翻裏頭謂行橐齋裏以自資者今謂荅頭裏古臥翻

轉行貿易煩擾驅

迫不勝其苦不若悉計丁輸之太府使封家於左藏受

之

勝音升藏徂浪翻

於事為愈

謂猶勝於封家自徵也

又負外置官數倍

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又刺史

縣令近年以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

刺州吏部選人衰老無手筆者方補縣令

選須綰翻下選法同以

此理人何望率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兩臺及五品以上

清望官

兩臺謂左右御史臺

皆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

矣上弗聽 戊寅以禮部尚書韋溫為太子少保同中

書門下三品太常卿鄭愔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案下書吏

部侍郎同平章事鄭愔又考新書本紀是年是月是日書太常少卿鄭愔守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知傳寫通鑑者誤 溫皇后之兄也 太常博士唐紹以

武氏昊陵順陵置守戶五百與昭陵數同梁宣王魯忠

王墓守戶多於親王五倍

梁宣王武三思魯忠王武崇訓

韋氏褒德廟

衛兵多於太廟

立褒德廟見上卷元年

上疏請量裁減不聽

量音良

紹臨之孫也

唐臨歷事高祖太宗高宗

中書侍郎兼知吏部侍郎

同平章事崔湜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鄭愔俱掌銓衡傾

附勢要賄賂狼籍數外留人授擬不足逆用三年闕

法選

之壞至於我宋極矣吏部注擬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
之者一人未至者一人伺之者又一人稍有美闕伺之
者又不特一人也豈
止逆用三年闕哉選法大壞湜父挹為司業受選人

錢湜不之知長名放之

高宗總章二年裴行儉始設長
名榜凡選人之集于吏部者得

者留不得者放宋白曰長名榜定
留放留者入選放者不得入選

其人訴曰公所親受

某賂奈何不與官湜怒曰所親為誰當擒取杖殺之其

人曰公勿杖殺將使公遭憂湜大慙侍御史靳恒與監

察御史李尚隱對仗彈之

新居煥翻恒戶登翻監古街翻彈徒丹翻

上下湜

等獄命監察御史裴淮按之

淮七罪翻

安樂公主諷淮寬其

獄淮復對仗彈之夏五月丙寅愔免死流吉州湜貶江

州司馬

舊志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里至東都二千一百九十七里

上官昭容

密與安樂公主武延秀曲為申理

復扶又翻為于偽翻

明日以湜

為襄州刺史

舊志襄州京師一千一百八十二里至東都八百五十三里

愔為江州

司馬 六月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楊再思薨 秋

七月突騎施娑葛遣使請降

騎奇寄翻娑素何翻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庚辰

拜欽化可汗賜名守忠八月己酉以李嶠同中書門

下三品韋安石為侍中蕭至忠為中書令至忠女適皇

后舅子崔無詖

詖彼義翻

成昏日上主蕭氏后主崔氏時人

謂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婦上將祀南郊丁酉國子祭

酒祝欽明國子司業郭山惲建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獻

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駁之

以為鄭玄注周禮內司服惟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

天地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

周禮內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注

云謂祭宗廟王既裸而出迎牲后乃從後裸也獻謂王薦腥薦熟后亦從後獻也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醕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為飾又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素沙注云褱衣揄狄闕狄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褱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群小祀則服闕狄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狄之遺俗據周禮則內宰所謂大祭祀指言祭宗廟也祝欽明等因唐制以天地宗廟並為大祀遂以周禮大祭祀傳會其說以諂韋后而周禮鄭義所謂裸也獻也瑤爵也乃祭時行禮之三節今欽明言后裸獻以瑤爵亦背鄭義自為之說也裸古玩

國子司業鹽官褚無量議

鹽官漢海鹽地舊有鹽官吳因

立為縣名唐屬杭州

以為祭天惟以始祖為主不配以祖妣故皇

后不應預祭韋巨源定儀注請依欽明議上從之以皇

后為亞獻仍以宰相女為齋娘助執豆蓬欽明又欲以

安樂公主為終獻紹欽緒固爭乃止以巨源攝太尉為

終獻欽緒膠水人也

膠水漢膠東國地晉武帝置長廣郡後魏為光州治所隋仁壽元年

改長廣為膠水縣屬萊州

己巳上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

郎李日知詩曰所願翫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

從才

用翻翫與暫同

及睿宗即位謂日知曰當是時朕亦不敢言之

睿宗之言蓋謂當時畏安樂公主之勢也

九月戊辰以蘇瓌為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三品

瓌古同翻

太平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更相

黨毀

更工
銜翻

上患之冬十一月癸亥上謂修文館直學士

武平一曰比聞內外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

以為此由讒諂之人陰為離間

比毗至翻
間古覓翻

宜深加誨諭

斥逐姦險若猶未已伏願捨近圖遠抑慈存嚴示以知

禁無令積惡上賜平一帛而不能用其言上召前修

文館學士崔湜鄭愔入陪大禮乙丑上祀南郊赦天下

并十惡咸赦除之

十惡恩赦
之所不原

流人並放還齋娘有壻者

皆改官甲戌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豆盧欽

望薨

平章軍國重事蓋自豆盧欽望始

乙亥吐蕃贊普遣其大臣尚

贊吐等千餘人逆金城公主

吐當沒翻 考異曰實錄乙亥吐蕃大臣尚贊吐等

來迎女文館記云吐蕃使其大首領瑟瑟告身贊吐金告身尚欽藏以下來迎金城公主譯者云贊吐猶此左

僕射欽藏猶此侍中蓋贊吐即贊吐也今從文館記

河南道巡察使監察御史

宋務光

使疏吏翻下同

以於時食實封者凡一百四十餘家

唐制

食實封者得真戶戶皆三丁以上一分入國開元定制以三丁為限租賦全入于封家

應出封戶

者凡五十四州皆割上腴之田或一封分食數州而太平安樂公主又取高贊多丁者刻剝過苦應充封戶者

甚於征役滑州地出綾縑

唐六典滑州貢方紋綾

人多趨射

趨七喻翻

射而亦翻

尤受其弊人多流亡請稍分封戶散配餘州又徵

封使者煩擾公私請附租庸每年送納上弗聽時流

人皆放還均州刺史譙王重福獨不得歸

重福徙均州見上卷神龍

元年重直龍翻

乃上表自陳曰陛下焚柴展禮郊祀上玄蒼生

並得赦除赤子偏加擯弃

赤子重福自謂也

皇天平分之道固

若此乎天下之人聞者為臣流涕

為于偽翻

況陛下慈念豈

不愍臣栖遑

栖遑者離索憂迫之意

表奏不報

前右僕射致仕

唐休璟年八十餘進取彌銳娶賀婁尚宮養女為其子

婦十二月壬辰以休璟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璟俱永翻考異曰舊紀誤作壬戌今從實錄

甲午上幸驪山溫湯庚子幸

韋嗣立莊舍

別業為莊

以嗣立與周高士韋夔同族賜爵道

遙公

韋夔事見一百六十七卷陳高祖永定三年夔休正翻

嗣立皇后之疎屬也

由是顧賞尤重乙巳還宮是歲關中飢米斗百錢運

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臣多請車駕復幸

東都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乃使巫覡彭君卿等說

上云今歲不利東行後復有言者

復扶又翻樂音洛現
刑狄翻說翰芮翻

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邪乃止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上

諱旦高宗第八子也初名旭輪後去旭名輪後
改名旦初謚大聖真皇帝廟號睿宗天寶八載
追尊玄真大聖皇帝十三載
加尊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

景雲元年

是年六月改元唐隆
七月始改元景雲

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

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
者上命紀處訥送金城公主適吐蕃處訥辭又命趙

彥昭彥昭亦辭丁丑命左驍衛大將軍楊矩送之

驍堅
亮翻

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二月癸未還宮公主至吐蕃

贊普為之別築城以居之 庚戌上御梨園毬場

程大
昌曰

梨園在光化門北光化門者禁苑南面西頭第一門在芳林景曜門之西也中宗令學士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分朋拔河則梨園在太極宮西禁苑之內矣開元二年玄宗置教坊於蓬萊宮上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至天寶中即東宮置宜春北苑命宮女數百人為梨園弟子即是梨園者按樂之地而預教者名為弟子耳凡蓬萊宮宜春院皆不在禁苑之內也

命文武三品以上拋毬及分朋拔河

韋巨源唐休璟衰老隨絙踣地

絙古登翻
踣蒲北翻

久之不能興

上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 夏四月丙戌上遊芳林園

按唐禁苑廣矣漢長安都城盡入唐苑之內而漕渠首受豐水北流矩折入于禁苑而東流又矩折北流而入于渭苑地自漕渠之東大安宮垣之西南出與宮城齊南列三門中曰芳林自芳林門而入禁苑其地以芳林園為 命公卿馬上摘櫻桃 櫻桃按爾雅名楔荆桃樹多陰先百果熟大如拇指圓而

色朱味甜每一朶率一二十顆核如豆大以鶯所含亦名含桃

初則天之世長安城

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

池在隆慶

坊南程大昌曰帝王之興若符瑞理固有之然而傳會者多六典所記隆慶坊有井忽湧為小池周袤十數丈常有雲氣或黃龍出其中至景雲間潛復出水其沼浸廣里人悉移居遂鴻洞為龍池然予詳而考之長安志

曰龍池在躍龍門南本是平地自垂拱初載後因雨水
流潦為小流後又引龍首渠水分溉之日以滋廣至景
龍中彌亘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龍之祥後因謂之龍
池志又曰隋城外東南角有龍首堰自此堰分漚水北
流至長樂坡分為二渠其西渠自永嘉坊西南流經興
慶宮則是興慶之能變平地為龍池者實引漚之力也
至六典所紀則全沒導漚之實乃言初時井溢相王子
己乃泉生合二水以成此池專以歸諸變化也相王子
五王列第於其北壽春王成器臨淄王隆基衡陽王成
義巴陵王隆範彭城王隆業五王皆

相王

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

比此

乙未

上幸隆慶池

考異曰景龍文館記以為其月十二日按長歷是月壬午朔今從實錄本紀

結

綵為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

厭於葉翻時人以
為玄宗受命之祥

定州人郎友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

友魚及翻上時掌

韋

后白上杖殺之五月丁卯許州司兵參軍偃師燕欽融

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

唐諸州兵曹司兵參軍事掌武官選兵甲器仗門禁

管箭軍防烽候傳驛畋獵燕因肩翻復扶又翻上時掌

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

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

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

詰去古翻恍奴

教翻騎奇寄翻撲弼角翻

授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

折而設翻呼火故翻

上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悅

怏於兩翻

由是韋后

及其黨始憂懼

為韋后裁
逆張本

己卯止宴近臣國子祭酒

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

祝欽明所
謂八風舞

非春秋魯大夫衆仲所謂舞者所以節八音行八風者也借八風之名而備諸淫醜之態耳今人謂淫放不返為風此則欽明所謂八風也上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

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諸學士者修
文館學士及

直學
士也

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

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于韋后恐事泄被誅

散悉
騎奇寄翻

被皮
義翻

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

於餅餠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于神龍殿

年五十五神龍殿以

年號名自兩儀殿東入神龍門至神龍殿六典兩儀殿之北曰甘露門其內甘露殿左曰神龍門其內則神龍

殿樂音洛朝直遙翻韋后祕不發喪自揔庶政癸未召餞弋廐翻又徒甘翻

諸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使駙馬都尉

韋捷韋濯

韋捷尚中宗女成安公主韋濯尚定安公主

衛尉卿韋璿左千牛

中郎將韋錡長安令韋播郎將高嵩分領之

璿似宣翻騎即亮翻

考異曰景龍文館記徵諸兵士二千人屯皇城左右衛令韋捷韋濯押當又令韋錡押翊林軍韋播高嵩分押左右營萬騎韋元巡六街實錄

兵五萬人韋濯作韋濯今從之

璿溫之族弟播從子

嵩其甥也

從才用翻下同

中書舍人韋元微巡六街

長安城中左右六街

金吾街使主之左右金吾將軍掌晝夜巡警之法以執禦非違徵吉弔翻

又命左監門大將

軍兼內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譙

王重福

等將即亮翻重直龍翻下同

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

錫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仍充東都留守

守式又翻

吏部尚書

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義吏部侍郎崔湜並同平章事義

長倩之從子也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

王重茂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

客密謂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於皇后嫂叔不

通問

引記曲禮之言相息亮翻

聽朝之際何以為禮遂帥諸宰相表

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

朝直廷翻帥讀曰率

蘇瓌曰遺詔豈可

改邪溫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為太子太師甲

申梓宮遷御太極殿

西內正殿曰太極殿

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

攝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太尉雍王守禮為丞

王

雍於用翻

壽春王成器為宋王以從人望命韋溫摠知內

外守捉兵馬事丁亥殤帝即位時年十六尊皇后為皇

太后立妃陸氏為皇后壬辰命紀處訥持節巡撫關內

道岑羲河南道張嘉福河北道宗楚客與太常卿武延

秀司農卿趙履溫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共勸韋后

遵武后故事

欲遵武后易姓事也

南北衛軍

南軍十六衛軍北軍羽林及萬騎也

臺

閣要司

臺閣尚書諸司也

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衆中外

連結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

讖楚諧翻

考異曰舊傳安樂府曹符鳳說武延秀曰天下之心未忘武氏讖云黑衣神孫被天裳公神皇之孫也大周之業可以再興勸延秀常衣皂袍以應之中宗寶錄云宗楚客與弟將作大匠晉卿太常少卿李愔將作少監

李守貞日夜潛圖令延秀連起事太上實錄云楚客神龍初為太僕卿與武三思潛謀篡逆累遷同三品及三思誅附安樂而韋氏尤信任之楚客嘗謂所親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太極南面一日足矣雖附韋氏志窺宸極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今所不取

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

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

去羌呂翻

相王子臨

溜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

唐制上州別駕從四品下中州正五品下下州從五品上

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戶及

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

驍堅充翻著則略翻韉則前翻馬被具也

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

射而亦翻騎奇寄翻下同

則天時

稍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

使疏
史翻

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

與宗楚客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已遣寶昌寺僧普潤密

詣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

衛尉卿薛崇暕

暕古
限翻

苑摠監瀨人鍾紹京

鍾紹京西京
苑摠監也唐

京都苑各有摠監一人從五品下掌苑內宮館園池之
事凡禽魚果木皆摠而司之瀨縣漢屬豫章郡吳晉屬

廬陵郡宋以下為南康郡治所唐
帶虔州贛師古古暗翻劉昫古濫翻

尚衣奉御王崇曄前

朝邑尉劉幽求

朝直
遙翻

利仁府折衝麻嗣宗

唐雍州有府
百三十一其

速者百二十利仁府必屬雍州謀先事誅之韋播高嵩數榜捶萬騎欲

以立威

先悉薦翻數所角翻
榜音彭捶止衆翻

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

元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

效萬騎果毅李仙鳧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

基曰我曹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于王不成以身死

之不以累王也

累力瑞翻

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

敗大計遂不啓

史言隆基有大畧所以
能平內難敗補邁翻

庚子晡時隆基

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

唐禁苑在皇城之北苑城東西
二十七里南北三十里東抵霸

水西連故長安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苑內離宮亭觀二十四所漢長安故城東西十二里皆隸入苑中會

鍾紹京解舍

解舍
隘翻

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身殉

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

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

紹京趨出拜謁者示尊奉隆基也隆基執手與坐示

不敢當且以結其心也

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逮夜葛福順李

仙鳧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

凡用兵下營及攻襲就主帥取號以備緩急相照應

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

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播高嵩以徇曰韋后

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鞭以上皆斬

之

言諸韋男女長及馬鞭以上者皆斬

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

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聽命乃送璿等首

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

禁苑南門直宮

城之玄武門

紹京帥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

帥讀曰率下同從才

用使福順將左萬騎攻玄德門仙臯將右萬騎攻白獸

門

白獸門即白獸闥即杜甫北征詩所謂窈窕白獸闥者是也與玄德門皆通內諸門之數將即亮翻下同

約會於凌烟閣前即大譟

譟蘇利翻

福順等共殺守門將斬

闕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帥摠監及羽

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宿衛梓宮者

此南牙諸衛兵也

聞

譟聲皆被甲應之

被皮義翻

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

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斬

武延秀於肅章門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

時韋

氏以婦人為內將軍蓋即賀婁尚宮為之也

初上官昭容引其從母之子王

昱為左拾遺

母之姊妹謂之從母從才用翻

昱說昭容母鄭氏曰

說輸芮翻

武氏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今婕妤附於三思此滅族之

道也願姨思之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太子重俊

起兵討三思索昭容

事見上卷景龍元年索山客翻下同

昭容始懼思昱

言自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及中宗崩昭

容草遺制立溫王以相王輔政宗韋改之及隆基入宮

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為之言

為

偽翻隆基不許斬于旗下時少帝在太極殿

少詩照翻

劉幽求曰

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諸韋
在宮中及守諸門并素為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比曉

內外皆定辛巳隆基出見相王

比必利翻見賢遍翻

叩頭謝不先

啓之臯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于地汝之力也

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

諸韋親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溫於東市

之北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衰乘青驢逃出至通化門

衣於

既翻衰倉回翻通化門京城東面北來第一門

門者曰公宗尚書也去布帽執

而斬之并斬其弟晉卿

考異曰太上實錄云斬楚客于春明門外今從僉載太上錄

殺晉卿于定陵按定陵中宗陵也於時未有今不取去羗呂翻

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門

慰諭百姓

唐六典曰皇城西面二門北曰安福南曰順義安福門西直開遠門

初趙履溫

傾國資以奉安樂公主為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

擲紫衫以項挽公主犢車

為于偽翻
擲益涉翻

公主死履溫馳詣

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令萬騎斬之百姓

怨其勞役爭割其肉立盡祕書監汴王邕娶韋后妹崇

國夫人

崇古國名

與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斬其妻首以獻

邕鳳之孫也

鳳高祖之子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

聞亂家人勸之逃匿巨源曰吾位大臣豈可聞難不赴

射寅謝翻
難乃旦翻

出至都街為亂兵所殺時年八十於是梟馬

秦客楊均葉靜能等首尸韋后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

韋於杜曲

唐京城南韋杜二族居之謂之韋曲杜曲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時諸韋門宗彊盛侵

杜曲而居之梟堅克翻
將知亮翻又音如字

襁褓兒無免者

襁居兩翻
襁音保

諸杜

溫死非一是日赦天下云逆賊魁首已誅自餘支黨一

無所問以臨淄王隆基為平王兼知內外閑廐

平王固以平州

為國名實以平內難褒以此名六典尚乘奉御掌內外
閑廐之馬一曰左右飛黃閑二曰左右吉良閑三曰左
右龍謀閑四曰左右駒騊閑五曰左右駃騠閑六曰左
右天苑閑開元時仗內六閑曰飛龍祥麟鳳苑鵠鸞吉

良六羣等六廐奔星內駒等兩閑仗外有左飛
右飛左萬右萬等四閑東南內西南內等兩廐
押左右

廂萬騎

左右廂即前所謂
左萬騎右萬騎也

薛崇陳賜爵立節王以鍾紹

京守中書侍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麻嗣

宗行右金吾衛中郎將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

武氏宗屬

至是時誅竄宜盡矣而史曰殆盡者攸緒平一能
避權遠勢而武惠妃者猶足以成殺三子之禍也
侍中

紀處訥行至華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張嘉福行至懷

州皆收斬之

舊志華州京師東百八十里懷州
京師東九百六十九里華戶化翻

壬寅劉

幽求在太極殿有宮人與宦官令幽求作制書立太后

幽求曰國有大難

難乃旦翻

人情不安山陵未畢遽立太后

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輕言遣十道使齎璽書宣撫及

詣均州宣慰譙王重福

使疏吏翻璽氏翻重直龍翻斯

貶竇從一為濠

州司馬

舊志濠州京師東南二千一百五十里

罷諸公主府官

中宗時太平安樂等

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

癸卯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

相王固辭以平王隆基為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以

宋王成器為左衛大將軍衡陽王成義為右衛大將軍

巴陵王隆範為左羽林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為右羽林

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為右羽林大將軍光祿少卿嗣道

王微檢校右金吾衛大將軍微元慶之孫也

道王元慶高祖之子

以黃門侍郎李日知中書侍郎鍾紹京並同中書門下

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訓為右千牛衛將軍隆基有

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矯勇善騎射

趨巨矯翻善走也

常侍衛

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從

從才用翻

事定數日

方歸隆基不之責仍超拜將軍毛仲本高麗也

為王毛仲貴寵

致禍張本麗力知翻

汴王邕貶沁州刺史

舊志沁州京師東北一千二十五里沁七鵠翻

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楊慎交貶巴州刺史中書令蕭

至忠貶許州刺史

舊志許州京師東一千二百里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韋嗣立貶宋州刺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彥

昭貶絳州刺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貶華州刺史

劉幽求言於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

極羣望所屬

嗣聖元年則天廢中宗而立相王及革命以王為皇嗣屬之欲翻

今人心

未安家國事重相王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即位以鎮天

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

代事即世事避太宗諱云爾

雖有天下猶讓於人

謂既讓武后又讓中宗也

況親兄之子安肯代

之乎幽求曰衆心不可違王雖欲高居獨善其如社稷

何成器隆基入見相王

見賢通翻

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甲

辰少帝在太極殿東隅西向相王立于梓宮旁太平公

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國家多難

皇帝仁孝追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愛尤

厚矣

難乃旦翻任音壬

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

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

下之

下遐嫁翻

睿宗即位御承天門赦天下

京城西內正門曰承天門

復

以少帝為溫王以鍾紹京為中書令鍾紹京少為司農

錄事

唐九寺皆有錄事官九品蓋流外也少詩照翻

既典朝政

朝真遙翻下同

縱情賞

罰衆皆惡之

惡鳥路翻

太常少卿薛稷勸其上表禮讓

上時掌翻

紹京從之稷入言於上曰紹京雖有勲勞素無才德出

自胥徒一旦超居元宰恐失聖朝具瞻之美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上以為然丙午改除戶部尚書尋出為蜀州刺史

舊志

蜀州去京師三十里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

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
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

長知兩翻
先悉薦翻

四海失望臣

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

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

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

難乃旦翻

論功莫大語

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為太子

考

異曰劉子玄先撰太上皇實錄盡傳位後又撰睿宗實
錄終橋陵文字頗不同睿宗錄及舊紀皆云丙午立太

子今從太
上皇錄

隆基復表讓成器不許

復扶
又翻

則天大聖皇

后復舊號為天后追謚雍王賢曰章懷太子

賢廢見二百二卷高

宗永隆元年雍於用翻下同

戊申以宋王成器為雍州牧揚州大

都督太子太師

置溫王重茂於內宅

恐群不逞挾之以為變也

以太常少卿薛稷為黃門侍郎叅知機務稷以工書事

上於藩邸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

仙源公主帝女也後封荆山公主

故

為相追削武三思武崇訓爵謚斲棺暴尸平其墳墓

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宋州刺史韋嗣立許州刺史蕭至忠為中書令絳州刺

史趙彥昭為中書侍郎華州刺史崔湜為吏部侍郎並

同平章事 越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冉祖雍坐諂

附韋武皆流嶺表 已酉立衡陽王成義為申王巴陵

王隆範為岐王彭城王隆業為薛王加太平公主實封

滿萬戶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

沈持林翻

武后以為類已故

於諸子中獨愛幸頗得預密謀然尚畏武后之嚴未敢

招權執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

誅張易之見二百七
卷中宗神龍元年

中宗之世韋后安樂公主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

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

語移時或時不朝謁

朝直
遙翻

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

事上輒問嘗與太平議否又問與三郎議否然後可之

三郎謂太子也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

繫其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

趨附其門者如市

勝音升
七喻翻

子薛崇行崇敏崇簡皆封

王田園遍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輸送者

相屬於路

屬之
欲翻

居處奉養擬於宮掖

處昌
呂翻

追贈郎岌

燕欽融諫議大夫

秋七月庚戌朔贈韋月將宣州刺

史

韋月將死見上卷
中宗神龍二年

癸丑以兵部侍郎崔日用為黃門

侍郎參知機務

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

太子重俊死見上卷中宗

景龍元年

雪敬暉桓彥範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已成王千里

李多祚等罪復其官爵

五王事見上卷神龍二年千里多祚與重俊同死見景龍元年

丁巳以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岑羲罷為右散騎常侍兼刑部尚書璟與姚元之

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

網紀修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復扶又翻又如

字

壬戌崔湜罷為尚書左丞張錫為絳州刺史蕭至

忠為晉州刺史

舊志晉州京師東北七百二十五里

韋嗣立為許州刺史

趙彥昭為宋州刺史丙寅姚元之兼中書令兵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嶠貶懷州刺史丁卯太子少師同

中書門下三品唐休璟致仕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

下三品張仁愿罷為左衛大將軍黃門侍郎叅知機

務崔日用與中書侍郎叅知機務薛稷爭於上前稷曰

日用傾側，擯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

曰：臣往雖有過，今立大功。

立大功，謂誅韋氏之謀，日用殺之。

稷外託國

姻。謂稷子伯陽尚王。

內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由是

兩罷之。戊辰，以日用為雍州長史，稷為左散騎常侍。

己巳，赦天下，改元。

改元，景雲。

凡韋氏餘黨未施行者，咸赦之。

乙亥，廢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

中宗景龍元年，復武氏陵廟。

追

廢韋后為庶人，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韋

后之臨朝也，吏部侍郎鄭愔貶江州司馬。

朝，直遥翻。愔，於今翻。

潛

過均州與刺史譙王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
韋氏未發而韋氏敗重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重
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為天子

長知兩翻

相王雖有功不當

繼統東都士庶皆願王來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

東都置左右屯營兵以衛宮城

襲殺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

西取陝州東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

守式又翻陝式再翻

重福從

之靈均乃密與悖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悖自祕書少監

左遷沅州刺史

武后天授二年改巫州為沅州舊志沅州京師南四千二百九十七里至東都

三千九
百里

遲留洛陽以俟重福草制立重福為帝改元為

中元克復

考異曰太上皇實錄云改元為中宗克復元年今從新書

尊上為皇季

叔以溫王為皇太弟惜為左丞相知内外文事靈均為

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右散騎常侍嚴善思為禮

部尚書知吏部事重福與靈均詐乘驛詣東都惜先供

張駙馬都尉裴吳第以待重福

供居用翻張知亮翻

洛陽縣官微

聞其謀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

謹案第六頁前一行民男而婿婢謂之臧刊本脫
男字據方言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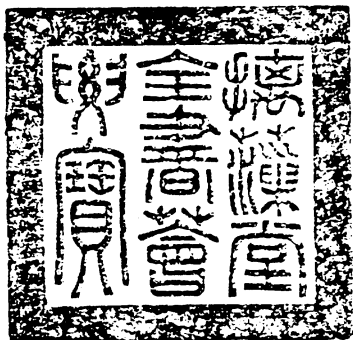
第九頁後二行西去石國千餘里刊本石訛右據
唐書西域傳改

第十八頁前三行迴波爾持酒卮按劉肅大唐新
語作迴波詞持酒卮蓋詩體首兩句三言以詞
卮為韻此改詞為爾通首作六言失迴波詞之
體

第二十二頁前一行獻謂王薦腥薦熟刊本脫王
字據周禮鄭注增

第三十頁後六行掌苑內宮館園池之事刊本宮
字訛在苑字上據新唐書百官志改正

第三十四頁後八行飛龍祥麟刊本祥訛翔據六
典及舊唐書職官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膳錄監生臣鄧肇槐